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十一

宋 朱子 編

師訓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萬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一之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閒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

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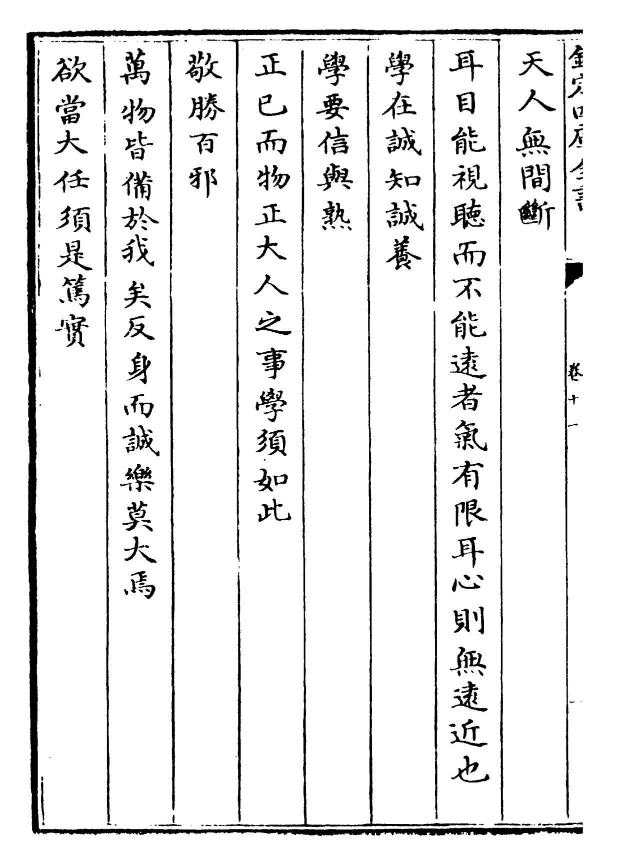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者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

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為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

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

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閑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

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

秦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絶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

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别也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别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為是何自得之有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為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

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理也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

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言告子張者也

若顏閔則無此間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

有不得禄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

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可以行乎忠也

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

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

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也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所存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為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

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

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

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

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

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緼也

肫肫其仁盡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

故曰忠信重禄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禄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黷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事

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智者利仁乃先得後事之

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遜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

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

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

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

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

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顔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

乙至於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别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佗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緑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故曰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綌兮絺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緑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綌絺所以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

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名為虛矣

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一物字有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

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歸）

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為止物是二本矣

人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

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葢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决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

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

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為興者

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

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黄宫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顔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顔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

餘一作亦也惠廸吉從逆凶云富有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

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

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勝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

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

名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一作心）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則屢中役（一作億）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乃後來事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制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忘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為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

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黙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恩君臣止於義

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心迹以下一段皆非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歳成焉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二程遺書卷十一

二程遺書卷十二

宋　朱子　編

戌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

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

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葢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

楊子出處使人難説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孔子與點葢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眞所謂狂矣子路等所

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所以為夫子笑若知為國以禮之道便却是這氣象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埓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事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

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

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

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

一間也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二程遺書卷十二

二程遺書卷十三

宋　朱子　編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公族有罪罄于甸人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無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子則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葢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吳本罪作惡誅作去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

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二程遺書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二程遺書卷十四

宋 朱子 編

亥九月過汝所聞

絢問先生相别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

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見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

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理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

可拚如此夫是豈不同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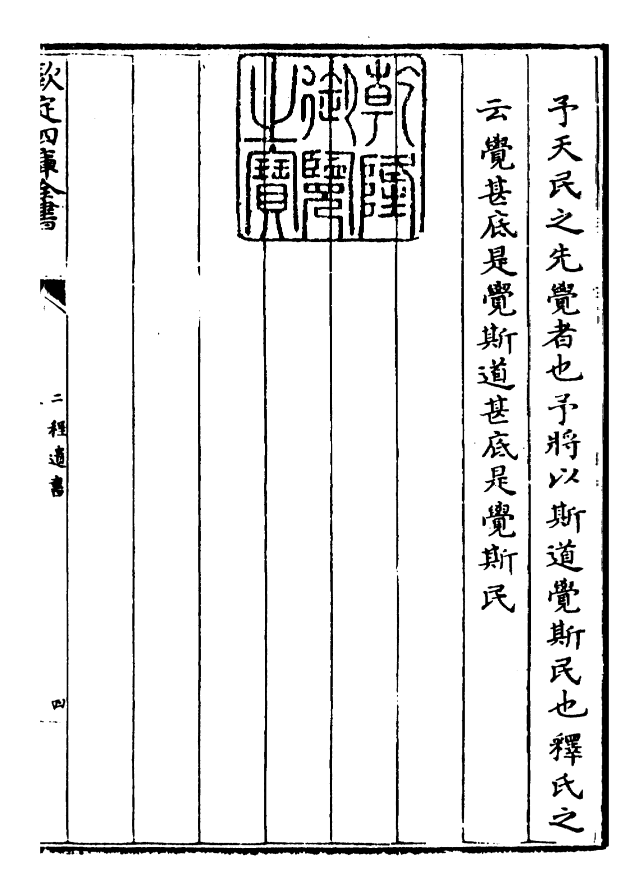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

已之私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

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二程遺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典籍臣渚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高伯揚

二程遺書卷十五

宋 朱子 編

入關語録 或云明道先生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知知仁守勇決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

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密是甚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 精義為本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物則 一作即 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

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為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

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

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為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為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即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

人不能袪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

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為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為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合而聽之則聖公則自同若有私心便不同同即是天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被氣象昦終不類道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耳剩聽度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

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存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

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才愈明往往

所陷溺愈深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

是存主處敦如俗言敦禮義敦本之意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隊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則從之葢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别若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葢自是氣有淳漓正如春氣

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

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狥流俗非隨時知事正可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明道　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為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為數十龍不當同為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

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為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

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損軀隕命者

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導所致及其病

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潑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潑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潑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為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

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

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

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

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廓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

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絶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

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别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絶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内有主於内則虚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

一本有必字　必别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
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齋不
齋則何以交神明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
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
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
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

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隂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隂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裹差了一作溗

歴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

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何如

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

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意

但涵養久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

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黙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

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為水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潑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閒暇終是（一無二字）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廹然思慮儘悠悠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

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
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
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
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

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

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懐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

立人達人為仁之方强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

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為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他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

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

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

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

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

長釋氏之說纔見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黄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已不見面只聞人說善言者為敬其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内則外不

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忘不要施之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亦是一作且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卻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

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

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

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

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為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為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未所安如毀其人形絶其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

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如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

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曽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畧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於東西漢人才文章已

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

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顔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顔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顔子見之但未至爾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

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静不可把虛静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已可克一有學者之事始則須絕四去字一有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繫虜將去隨其

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

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

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
雖有尚同兼愛之説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
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
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
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聲數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

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别須潛心黙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一無味字聖人之一無之字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

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魯有三桓無以異齊何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壊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又壊亂甚於魯故其弒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一作欲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一作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

須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

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

言災易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為應天之氣豈可如此間別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聖人為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

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中只是常猶言中者是

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袞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

淡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且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高宗只思得

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

人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盛
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為冬降
霜雪則無此理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
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
金為器既成則目為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

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一無此二字作雖字）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絪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和合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黄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黄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黄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

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黄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

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言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

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録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之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其

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勲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乗放勲為堯號乃稱放勲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為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

予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是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令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也

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無遂字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淺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

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葢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曽見富人說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虚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

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

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葢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至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

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禄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尊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字數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歷之法今亦麤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星

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

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為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

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為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為

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即字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廟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稿鞂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

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

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只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

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况令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葢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

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内則雖海江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

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

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為吾治

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已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為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為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為義一作山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

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

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

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

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

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

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

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

其發無二但至（一作只）有淺深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

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

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

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為

顔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

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亦何

所據乃識中庸此則成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闕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

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强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説之流恐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約是敬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為患其甚喜此論邂逅却正語

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敵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叩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狗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

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别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减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盡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

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賾之一作箇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有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

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曽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曽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

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為中

二程遺書卷十五